

【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

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解析、 困境审视及路径设计

田国强 仇艺博

摘要:“新质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核心要素培育、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场景塑造三大逻辑,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集中体现“新质”变化。数字金融紧密对接生产力变革的各个领域,提供人才、技术、资金支持,打造生产方式新质态、生产流程新质效,推动发展新技术、打造新产业、创造新动能,超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当前,各参与方应当注重推进数字金融服务普惠化与差异化,强调创新驱动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明确政策引领和法规监管对数字金融应用方向的指导规范作用,充分承担参与主体责任,为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数字金融;新质生产力;创新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4-0039-08 **收稿日期:**2024-05-15

作者简介:田国强,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3)。

仇艺博,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数字金融研究组研究助理(北京 100083)。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三大特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长期以来在资金供给、资源匹配与资源运用上发挥积极作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数字技术催生出的数字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模式更加重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更具有高效性、便利性和精准性,通过对创新型企业 and 产业前沿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极大促进了生产要素

变革、科技创新、产业链构建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因此,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有效盘活数字金融资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活水”,既是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更是意义重大的实践问题。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索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立足现状考量进行实现路径的多维审视,以求为数字金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一、文献回顾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高帆(2023)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新生产力要素的产出,比传统生产力更强调要素质量、技术复杂度、产

业结构变迁。有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学界普遍认为需要科技推动(王大树,2024)、制度环境、人才培养(石建勋等,2024)、科技创新与科技运用,并紧密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张辉等,2024)。数字金融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工具,已经受到学界关注。

1.数字金融赋能创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相比传统生产力更加注重创新性,科技含量与信息化程度更高。“新质生产力”概念诞生之前,国内学者已经对数字金融的创新作用进行实证研究。聂秀华等(2021)分析了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省级面板数据,认为数字金融可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刘航舶等(2024)探讨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技术创新,且对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强;对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和成熟期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王维等(2024)发现潜在吸收能力在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产出质量提升中起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对企业的创新影响存在异质性,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或适中金融监管强度下的企业受益更多。常煜等(2024)发现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西部地区的企业创新活动影响显著。

2.数字金融促进企业与产业链发展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企业适应信息化、数字化趋势,探索新技术、新产品与新管理模式,同时需要建立更具开放性与协作性的产业链。随着数字金融的不断发展,其在企业和产业链发展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齐秀辉等(2024)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认为数字金融正向调节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影响显著。产业链方面,刘伟(2023)发现数字金融通过驱动技术创新间接提高了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集聚和政府补贴三者强化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王文进等(2024)认为产业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产业金融服务融合的新型金融生态,同时提出新时代应当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改造数字进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牵引和支撑。

3.数字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后,学界的研究视野逐渐从创新、区域发展等宏观层面聚焦到新质生产力培育上,从理论视角探究数字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朱克力(2024)依托科技、产业、金融的循环格局,提出科技金融有助于实现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牵引和支撑。刘友金等(2024)认为数字经济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高质量数据要素与稳定发展基础,促进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何秋洁等(2023)认为金融发展可细分为金融产品、金融科技与金融市场发展,从便捷融资渠道、增加投资者参与等路线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机会;研究同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崛起对金融发展有推动作用,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新经济业态、新金融模式,从需求端入手,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与金融机构转型升级。

通过对国内研究文献的回顾梳理,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企业培育、产业转型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核心要素、实施主体以及主要场景,近年来已经进入数字金融研究者的视野,学者对数字金融及其应用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阐述与实证研究体系。然而,关于数字金融如何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机理的研究尚未涉及。基于此,本文将探讨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困境剖析与路径探索。

二、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的高级跃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阵地,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把握其内涵特征,通过积极发挥要素配置效应、创新支持效应、资源平台效应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

1.数字金融的要素配置效应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培育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取决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效能。新质生产力表现为各种要素的“新质”变化,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知识型、创新型的智力工人,劳动资料是具有数字化、智

能化、虚拟化等特点的新介质,劳动对象是类目多元、虚实共存的新业态。基于数字技术诞生的数字金融,其智能化、动态化、高度开放化的金融生态系统,更加有助于高效地进行生产要素配置。

数字金融通过对劳动者教育、就业与创业全流程的支持,快速培育新一代高素质劳动者。具体来看,一是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教育程度,通过扩展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居民家庭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并因地制宜地提供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有助于提升居民家庭的教育投入;数字金融服务提升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间接提升政府对教育的扶持;此外,数字金融带来的融资便利促进在线教育、定制教育的发展热潮,从供给侧重塑了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从而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二是数字金融间接提升劳动岗位供给,一方面对于作为就业主阵地的中小企业,数字金融可提供更多信贷便利,进而提升就业市场的企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扩大征信范围、降低借贷成本等手段扶植居民便利创业,同样可以增加就业岗位。

数字金融通过对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培育新型要素,促进劳动资料快速实现变革。首先,数字金融作为数字劳动的一部分,本身就具有劳动资料的属性。其次,数字金融在各产业领域内发挥大数据优势,创造融资与发展便利,加速土地、人力等传统资料向数据、算力等新型资料的转变,推动传统产业中的劳动资料升级。再次,数字金融通过催生出数字化资源与资产,在产业内掀起数字化转型浪潮,相比于传统生产资料,数字化企业对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资料有较大需求。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利好下,数字金融与数字化技术得以催生出物联网、先进制造技术等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实现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变革。

数字金融通过支持劳动对象在产业、市场、组织等方面的创新演变,实现劳动对象的效率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产业链企业间、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发生重塑,原有组织边界被打破甚至解构,企业组织更加网络化、产业组织更加虚拟化,产业链更加逆集群化。数字金融基于其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属性,一方面,针对特定生产模式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某特定要素的单位产出能力。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各产业领

域形成规模效应,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数字金融还通过人工智能对市场形势和交易信息进行分析,有助于加快技术落地应用速度,提升企业决策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2.数字金融的创新支持效应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本源需求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最大的特征就是动力源由资源、人力、资本等要素驱动转变为以颠覆性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这些创新不同于传统生产力中的一般性科技创新,而是能够催生新技术、新要素、新动能、新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是源自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原有技术路线的根本性颠覆。因此,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不确定性更大,技术突破方向、技术路线的前沿性、技术商业化的领域及时间均难以预测。数字金融发挥大数据特征,能够有效缓解资金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优化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客服服务等环节,针对新质生产力全生命周期开展多元化资金支持。

宏观层面,数字金融可以对早期的前沿技术研发、中期的创新成果转化、后期的产业化推广开展不同种类的金融支持,通过赋能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一是创新早期,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动往往是前沿技术“0—1”阶段的研发,回报周期最长、风险最高,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可以提升风险评估能力,并通过数据价值挖掘和智能决策,提高风险定价效率,提升风险资本投资方信心。与此同时,随着数字金融平台的应用,海量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储存,有效指导创新主体进行市场导向的创新研发。二是创新中期的创新成果产业化阶段,此过程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股权融资、债券发行等传统金融工具获取金融资本,众筹、行业基金等新型金融工具也开始进入,数字金融利用算法模型建立高效的业务流、信息流和数据流,将科技成果、经营数据自动加工成“信用”资产,以创新性的数字化融资模式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三是创新后期,创新成果开始实现规模化应用,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企业需要上市等多元化金融服务,数字金融促进要素市场发育,缓解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融资约束,同时,发挥信息优势,将资金精准对接到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和项目,支持前沿技术产业化应用。此外,数字金融可以弥合区域间、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引导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创

新成果推广。

微观层面,科创型企业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数字金融运用技术优势,对传统供应链模式加以改造,在征信、抵质押、风险控制等环节对科创型企业展开帮扶,提升金融资本对科创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是在征信环节,科创型企业受限于信任获取、信用传递的过程,长期处于征信的边缘地带。数字金融通过传统金融依赖企业财务数据的信用评级之外进一步挖掘用户社会网络关系等海量非财务数据,缓解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二是在抵质押环节,科创型企业往往受限于资金规模和经营模式,出现担保物不达标、缺乏风险补偿机制等问题,数字金融直接从核心企业处集中获取担保与交易信息,为科创型企业的抵质押物缺陷提供有利补充。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评估企业资产价值,加强企业资产监管,提升科创企业抵质押能力。在贷后管理环节,数字金融可以有效识别、预警科创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风险,高效地对企业进行监督,降低风控成本,加强全过程风控能力,提高金融外部治理的效能。

3.数字金融的资源平台效应有助于新质生产力产业场景的塑造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当“引领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仅正在壮大成为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而且其技术和产品能够推动现有产业部门发生效率和质量的重大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主要产业场景。而数字金融凭借资金获取便捷、成本更加低廉、风险把控精准等优势,能够有效进行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发展引导,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活力,助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数字金融通过扩大融资直接效应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数字金融通过追踪大量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数据,精准描绘企业“战略性”“新兴性”和“未来性”画像,有效评估具体产业前景与发展潜力。具体而言,数字金融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在产业链环节、业务流程、潜在风险等异质性特点,一行一策定制数据采集与算法模型,将目标资产背后的交易情况全数字化、可视化,对目标标的进行全时期全方位监控,并在

此基础上汇总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数据交叉验证,完成资产考察、交易验真、风险揭示。金融机构通过对这些信息的专业分析和挖掘,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前景,从而为其提供融资支持。

数字金融通过引导资本投资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数字金融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多维数据,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供适应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机构对新兴产业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进行定价与风险评估,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产业场景。

数字金融通过跨区域要素调节效应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主体相对匮乏、从业人员少,因此该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能够获得的金融服务相对有限。数字金融搭建数字化、共享化的生态系统,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及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外围环境,能借助平台经济优势,打破时空限制,增加金融服务主体和资本供给量,使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中各节点信息,并通过金融机构与企业线上零距离对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产业链节点进行穿透式管理,利用线下业务线上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跨区域金融业务。

三、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困境

数字金融发展潜力巨大,且通过赋能科技创新、企业培育、产业场景塑造能够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但是目前在数据信息、应用场景也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亟待突破。

1.数据的供给性转化性困境

新质生产力以数字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且数字金融配置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平台的构建与数字化产业链,进而依赖于数据来源的广度、精度与深度,但是目前中国数据资源虽然规模优势基本形成,但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是数据有效供给不足。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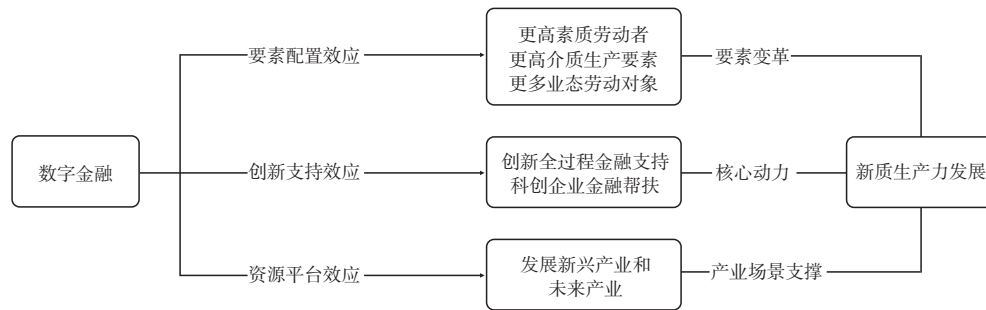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到32.85泽字节(ZB),同比增长22.44%,但是全国数据存储总量仅为1.73泽字节(ZB),相当于生产总量中只有5.26%的数据被储存,且存储数据中一年未使用比例达到40%左右,这充分反映出数据因加工能力不足导致价值难以被挖掘发挥。与此同时,各主体之间统计口径与技术标准的不同使所得数据缺乏统一性,在面对同一标的时给出不同的数据描述,对后续数据的处理运用造成很大困扰。二是“数据鸿沟”现象突出。当前中国区域间、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治理生态等发展存在不平衡,同样阻碍了数据获取与传输。根据《中国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发展报告(2024)》,中国农村互联网网民仅占全国网民整体的27.9%,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0.5%,远低于城市地区;另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中国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前十个省份中有八个省份位于东部地区,区域间差距较大。三是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优势亟待释放。据《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显示,2023年,全国数据产存转化率仅为2.9%,海量数据可谓是“源头即弃”;企业一年未使用数据占比为38.9%,大量数据存储后未被读取和利用;尚未建设数据管理系统的大企业占比为21.95%,且开展数据服用增值业务的大企业仅有8.3%;数据交易所需求方是供给方数量的1.75倍,数据产品成交率仅为17.9%。以上数据充分反映出,数据在存储、交易、开发等过程中总量损耗较大,真正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使用的数据资源较少,数据价值仍需进一步挖掘。

2.参与主体的专业性能动性困境

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应依赖于系统的政策体系引导以及扎实的专业人才支持,这就涉及政府与教育两大参与主体。在政府政策引导方面,由于新质生产力仍处于理论探索时期,相

关研究数据和实证分析较为缺乏,且各地区各行业尚未确立一个公认的衡量测算标准,导致各地区各行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欠缺专业性认知,难以制定切实具体的政策路线。有关数字金融的政策设计同样有待改进,现有政策多集中于普惠金融与产业链金融等领域,数字金融引导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仍有补充空间,而关于数字金融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政策设计亟待推进(见表1)。在教育人才支撑方面,数字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劳动力总体知识水平的增长,但中国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偏向于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对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有所欠缺。一方面,在新兴产业人才培养上,学科培养和产业需求之间存在对接不畅的问题,如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与虚拟仿真调试、产品建模与仿真、智能装备与产线单元、MES系统与应用等应用型专业设置严重不足,根据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统计,预计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数字人才缺口将达550万人,人才供需比为1:2.6。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领域人才紧缺非常突出,大数据研发、数据分析与应用、风控建模、风控策略分析、数字技术架构设计、网络安全管理、数字金融产品经理、运营数据策略分析等多类人才存在较大供需缺口。根据德勤中国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金融企业数字人才供需中近50%的企业面临供不应求的矛盾,且到2026年,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总量超过115万人。因此,培养一批既懂产业技术又懂数字技术且有金融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当前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3.创新过程的效率性持续性困境

数字金融是新一代科技革命下学科融合的产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AI大模型等技术成

表1 2019—2023年中国颁布的数字金融相关政策

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19年8月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	提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
2022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	推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成势”新阶段,力争到2025年实现整体水平与核心竞争力跨越式提升
2022年1月	原中国银保监会	《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构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数字金融新格局,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2022年2月	中国人民银行等	《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	稳步推进金融科技标准建设,系统完善金融数据要素标准,健全金融信息基础设施标准,强化金融网络安全标准防护,推进金融信息化核心技术安全可控标准建设
2023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	《银行业普惠金融业务数字化模式规范》	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数字化模式开展以经营类信贷业务为核心的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具体内容包括普惠金融业务数字化模式实施的关键举措、数据管理、场景生态建设、客户服务风险管控、系统支持、客户权益保护等
2023年12月	国家数据局等	《“数据要素x”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	重点关注数据应用场景、数据资源供给和数据流通环境,结合十二项“数据要素x”任务,明确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的典型场景,推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新华财经相关数据绘制。

果发展是金融领域数字化改造的核心动力,科技成果转化则关系到产业升级和行业转型进度,进而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2023版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专题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此外,工商银行等六大银行年报显示,其整体科技投入增速从2020年的33.5%下降到2023年的5.38%,这也凸显出中国金融科技投入日益放缓的趋势。同时,中国尚未打造出完整的科技—产业—金融三方关系,急需在科技领域取得强势突破,吸引市场关注、资金参与和产业运用,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虽然在大数据算法和AI模型领域取得了一定发展成就,但科研过程的市场参与和政府调控关系不明确,对科研成果的激励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完善,科研成果的应用落地及商业化过程受到阻碍,产业与科创的循环存在困难,与实现持续性成果产出仍有一定发展距离。加之核心技术与产业人才的缺口,最终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西方国家,科研产出面临缺乏效率性的困境。

4. 监督管理标准的缺失化滞后化困境

数字金融的出现显著减少了传统金融活动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技术发展催生的各种新金融服务品类多样,普通居民在不熟悉产品信息和产品风险的情况下参与到金融活动中,又会

产生新的信息不对称,对普通居民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并加速隐蔽区域的金融风险堆积。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通信技术的运用打破地区和平台的限制,极大活跃了地方和民间的金融活动,数字金融创新出现自下而上的发展趋势,而由于技术手段、人才储备等方面的缺乏,政府和监管部门往往难以做到有效监控和查证,出现了很多模糊空间和监管漏洞。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发布的《金融检查白皮书》,2022年金融犯罪案件受理约500件,涉案人数超1000人,报告指出,当前“互联网+金融”致使犯罪手段复杂多样,不仅涉案人员众多,被害人人数也呈几何倍数放大。目前需要重点关注行业交叉的边缘地带,促使法规设立和监管范围跟上数字金融发展的步伐,确保数字金融在可控范围内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各要素平稳发展。

四、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路径设计

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大模型等前沿技术不断融入金融领域,数字金融将进一步提升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数字金融需要重点打造要素治理体系、产业服务体系、创新引导体系、风险监管体系,以期能够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1. 构建数字金融要素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金融业的重要生产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平台的数据资源,全力强化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推动金融业数据融合应用。一是提升前端数据处理能力。积极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新兴技术,引导金融机构通过提高数据治理能力、强化数据资产管理能力,将金融机构积累沉淀的原始数据转化为数据资产,强化数据要素供给。全力推动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充分释放,推动金融机构加快实施数据资产运营、完善数据价值评估、提升数据资产质量,打造数据供给端与数据消端之间数据质量、数据时效、数据价值的反馈闭环。二是拓展中端数据多维应用场景。积极搭建开放化数字平台,链接多元化数字场景,推动金融大数据在企业行情预测、供应链金融、消费信贷、智能投顾以及精准营销、信贷风险评估、黑产防范、交易欺诈识别等多领域广泛应用,如在业务层面进行基于数据保护、数据质量等工作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在技术层面开展数据存储、数据建模、数据集成等内容。三是加强后端数据共享及安全发展。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内外部流通共享,通过接入工商、税务、海关、电力、知识产权、电商平台等部门企业数据,塑造客户的多维立体画像,有效提升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水平。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加强区块链、智能合约、大模型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利用大模型的复杂模型构建能力对海量数据进行计算训练,并立足区块链上链数据具有时间戳、不重复等技术特征,发挥链上数据防篡改、可追溯等特性,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识别、自动执行的技术特性,推动交易双方自动执行区块链上合约条款,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对企业履约风险的评估成本。

2. 强化数字金融产业服务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战场,数字金融应增强金融服务深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精准化服务。一是积极发展普惠化、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应用方案。宏观层面,针对创新全流程金融支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开展数字金融应用升级工作,推动数字金融业务与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的融合,增进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创新行业的沟通,充分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激发金融机构创新活

力,拓展数字金融运用空间。微观层面,重点在征信、抵质押、贷后管理环节积极推动基于数字金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并依托数字金融的信息互联优势,实现供应链数字化整合,使得数字金融服务对象从大型企业、供应链核心企业扩展到小微企业。二是优化提升数字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推动数字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协调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把握好数字金融推进的侧重点,采取差异化政策。如在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高,推进重点应放在数字化技术创新,需着力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在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低,实施政策应注重数字金融市场建设,需在推广数字金融覆盖和加深数字化程度方面着力。

3. 提质数字金融创新引导体系

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鲜明特征在于创新主导,现阶段以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迫切需要从战略引领、资源支持、人才输送、市场开拓等多个领域着力,打造基于数字金融的全过程科技创新支持模式。具体来看,一是教育视角,以人才培养从源头上驱动数字金融与新质生产力进步。除进一步开展基础教育普及,提升劳动者总体素质之外,还应针对学科交叉、产业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关键部位提前做好人才培养规划部署,推动将人才培养于发展需求匹配,将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支持新质生产力建设。二是科研领域,需政府、教育、产业三方合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国家战略与市场发展需要相结合,打通科创环节要素配置,引导科技进步和市场发展同向而行,并完善教育配置,保证充足的人才供应,为数字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驱动。

4. 完善数字金融风险监管体系

随着数字金融的迅速崛起,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迎来了颠覆式挑战,因此重构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风险监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构建科学高效的风险监管架构。系统梳理、科学规划数字金融的监管框架,建立和完善数字金融风险监测体系,加强数据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强风险分析和风险预警,重点防范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过度交叉所造成的金融风险传染。二是加强金融监管工具创新和应用。探索开发和应用更为前瞻性的

风险评估工具,重点引入区块链、多模态大模型、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更准确地预测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动态,从而提高金融数据资源的利用率以及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全面提升监管质量、水平和效能。三是加强技术风险管控。一方面,积极应对新技术应用风险,对内建立新技术引入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开源软件等技术组件全生命周期管理;另一方面,前瞻布局模型算法风险应对策略,完善模型算法评价标准与运行监控机制,加强对敏感信息资产的保护力度,精准识别模型间对接与联动的影响路径,重视数据隐私保护以及数据投毒风险。

参考文献

- [1]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
- [2]王大树.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成果[J].经济,2024(1).
- [3]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4(1).
- [4]张辉,唐琦.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条件、方向及着力点[J].学习与探索,2024(1).
- [5]聂秀华,江萍,郑晓佳,等.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J].金融研究,2021(3).
- [6]刘航舶,杨天啸,刘柳,等.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检验[J].工业技术经济,2024(4).
- [7]王维,曹智,龚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影响机制[J/OL].科技进步与对策:1—9[2024-05-0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40319.0857.002.html>.
- [8]常煜,齐晓燕,郭丕斌.数字金融与新能源企业创新活动关系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J].会计之友,2024(4).
- [9]齐秀辉,付丽爽.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J].会计之友,2024(1).
- [10]文学舟,汪晶晶,俞园园.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J].统计与决策,2024(8).
- [11]刘伟.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分析[J].武汉金融,2023(4).
- [12]王文进,葛鹏.产业数字金融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作用机理及其发展路径[J].世界经济研究,2024(2).
- [13]朱克力.“金融强国:做好五篇大文章”之一:以科技金融为牵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J].金融博览,2024(1).
- [14]纪小乐,薛启航,魏健.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诱致与扩大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12).
- [15]刘友金,冀有幸.发展新质生产力须当拼在数字经济新赛道[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
- [16]何秋洁,何香玲,陈国庆.金融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长效机制研究[J].当代金融研究,2023(11).
- [17]王珏,王荣基.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

The Internal Logic, Dilemma Review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Digital Fin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ian Guoqiang Qiu Yibo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speeding up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igital financ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ainly relying on the three logics of core element culti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 and industrial scene shaping,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ocusing on the “new quality” changes. Digital financ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ll fields of productivity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talent,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upport, creates new quality of production methods and new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processe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creates new industries and creates new kinetic energy, and advances the layou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all participants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inclusive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emphasize the core posi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larify the guiding role of policy guidance and regulatory supervision in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application, and fully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ticipating entities,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digital fin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on Support;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责任编辑:彦 伦)